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〇冊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

四明文徵十六卷(卷十一—十六).....	清	袁鈞輯	四	明	一
國朝古文選二卷.....	清	孫澍輯	古	棠書屋	二二一
國朝麗體金膏四卷.....	清	馬俊良輯	藝	苑	二七一
濱南文略四十七卷(卷一—十七).....	清	袁文揆輯	雲	南	三九三

四明文徵卷十

清鄭袁 鈞陶軒輯

奉化陞州記

陳 著

黃唐疆理天下至周之職方而大備降而秦而郡縣隨時沿革勢也元貞改元朝廷以諸縣地產民稠者升而州中下其等明之奉化爲戶五萬而羸爲下官視州設員七明年月正元旦宣授達魯花赤察罕公知州事李公柄勅授同知星燦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省授吏目臧涓鄭元均各以其職視事旣而以記屬余謂吾夫子

四明文徵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言爲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聖賢格言如日月如金石斷斷乎其不可易也教化者本獄訟徭賦末也蓋教化行習俗美獄訟將自簡而徭賦又易易耳夫然則吾畢事矣況仕也以義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可行志慕爾之魯有周禮在雖齊之大莫能抗蜀雖避遠文翁以經學化之當時至以齊魯比謂地不足同旋儒術近於迂闊可乎況茲邑之舊諸老先生典刑之遺章甫撻掖甲於一路皆素分而自重農工商賈之家畏法而專業循循惟長

民者所休戚薰之以詩泆之以義禮教亦政也和平而不流於弱簡易而不失於疏政亦教也三代而上之化民亦若是而已此謂知本於從政乎何有咸曰善是吾心也其以是刻之石大德元年六月日前太學博士陳著記

重建縣學記

樓 鏞

四明六邑奉川爲大號難治然俗尙氣而服義秀土猶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乎睢渙嗣音乎郊鄩而是邑舊記

四明文徵 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爲椎輪之始蓋寶元初祕書監丞于君房爲宰以石夫人之廟爲縣學自爲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爲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於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爲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榮君彝復新之於今五紀棟宇傾壞圯陋不可復支永嘉宋君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曰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祲愈不暇給政成欲去

介介若不滿邑士汪君伋素好爲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於眾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爲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徹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爲費不貲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宮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歎贊美以爲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於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

西明文徵 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篤說之堂挾以直廬傍列諸齋庖湍廡廡器用畢備凡爲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有自右學登科者爲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鑰爲之文今旣崇成又託以記鑰世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寶元學記與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爲郡人然五世皆友葬境內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獲命敢告於里人曰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躋儒科登膺仕使譽纓日盛爲四方樂觀則今日之舉斯爲稱矣然孟子有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殆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蓋庠序所以申孝弟孝弟之義明則老而負戴於道路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爲庠序之教不爲利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考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弟爲先此義旣明則凡學於此者施於家則爲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爲忠臣良吏踴躍濟濟化及里閭寔有不負戴之風幾於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爲此美觀而已哉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惻惻無華三爲邑長皆以儒術飭吏事首欲興學迄於有成邑人紀之實鑰之同年生也慶元三年中秋日記

西明文徵 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縣重修學記

王應麟

鄞在漢爲鄞屬會稽郡唐屬明州建夫子廟於縣東五代改鄞曰鄞宋始立學王文公安石宰縣因廟爲學教養縣之子弟風以詩書衣冠鼎盛遷縣西南兵燬久未復主簿呂康年請於郡相舊址勅禮殿設跪像堂曰養正爲齋者四至元十九年增二齋二十六年郡城災斯

學歸然若魯靈光斯文未墜道其泰乎二十八年濟南
陳公祥爲肅政廉訪副使分治於明崇庠序之教明年
新郡學願邑校風摧雨圯檣楹將壓殿雖更坐像庫陋
未合古制爰命撤舊宇而新是圖夏六月鳩工經始規
摹崇閎視昔增煥縣尹張君孝安提前綱丞王君閏捐
祿米以助主簿任君謙亦贊畫焉多士競勸佐厥費事
鉅用不給檄縣以義役租續之揭石爲門六八有伉掄
材爲殿隆棟輦飛清池泱泱芹藻春意自堂及庠以次
繕修實惟禮樂之使居德善俗啓迪化原以恢宮牆之

四明文徵 卷十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壯觀逢掖來遊誦公教澤永永無斁始教諭趙必燮庠
役未克就嚴得桂繼之出私囊師先吳應酉聯事協力
旣成請識石章應麟居是邦不敢以毫疾辭惟古者百
里有師教以道藝孝弟仁義斯民也三代所共學也閭
爲左右塾黨以正齒位時會於州序去民愈近施教愈
密自武城絃歌弗聞急繭絲而緩教化先政刑而後詩
禮若密令舉善而教新城長延聚生徒何其寂寥哉無
以表倡之也我思古人有行部先卽學宮見諸生試論
有行縣學宮處士執經對講誰其嗣之賢使者新斯學

也豈徒燉宮室云爾將新士以新斯民也昔鄆有杜先
生醇學行望一鄉縣大夫再書然後起其書謂斯道我
先得之必推餘於人願賜臨之以爲之師其自重難致
如此師道立善人多淵源有自爲師者盍以爲法乎鄆
士漢世僅一見虞仲翔之言可攷也陸士龍稱鄆之俗
禮節恭謹蓋素履行願修其天爵是爲入德之基進道
之階自學校之建俊彥興起鄉先生前後九人其四出
於鄆皆以忠信爲踐履爲實仰高蹈景其人若存爲士
者不自勉乎師知所以教士知所以學朝而受業晝而

四明文徵 卷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講貫夕而服習思無愧於儒之名前哲有云學所以學
爲人學爲君子學爲忠與孝也服膺三言是訓是行化
海濱爲洙泗以一邑爲天下式將自吾鄆始謹書其事
誌夫敦學者式克用勸三十年秋八月壬寅前進士王
應麟記

定海縣重修學記

胡剛中

四明人物之淵藪自公卿至大夫日益盛則業於士宜
尤盛士所以爲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士必階於學學必
有主之者焉定海地稍偏而不當以偏故學不講余記

童時從師於學冠則與友遂講試於學學之政竊具而
其則甚隘於心憫焉去之遊上庠叨末第旋馳宦轍蹟
於學頓少而心於學則未亡也三十餘年閒如韓令永
德創殷商令逸卿崇堂崔令端學闢廡與門俱名奕傑
久則圯蠹繼之矣今令陳君續以其字民餘力留情造
士迺大修學凡梁楹之敬損者咸櫛治之蠹簷之闕漏
者咸鱗比之自塗墁至丹雘咸次第咸明之舊觀既新
續且多於舊學前並民屋局於地則買地使局者舒後
依山斷於河則塞河使斷者續四齋之外更立武齋齋

四明文徵 卷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外爲射圃圃之側爲餽廩而門之外復爲臺門叢是
十數條敝見出意表士旣駭所未有物亦效異也有雙
蓮植爲君所以主學之驗章章矣余濫紆朝紱鄉之士
至誦言及此余聞甚聳笑洎謁告歸里所見副所聞朋
儕謂予舊游請述其事嗟夫以余業於學之早去於學
之久而又忽見學之成且備也能無述乎夫士固所以
爲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學固所以爲士之階也故爲公
卿大夫者必習於學君慶元名輔之孫習於學者也邑
之士能知學則其階於公卿大夫也孰禦特所以爲學

之階者又當熟講耳他日余再歸里不惟見學之成且
備又士之成材亦備則公卿大夫之盛繼自今當益彬
彬焉君質勉且和爲政不擾而治其本末邑人能言之
而余不能盡書也紹定四年二月望日朝請大夫祕書
省著作郎兼尙書左郎官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胡
剛中記

慶元府重建大成殿記

王應麟

天子初郊見之歲法駕視學謁款先聖躋曾子子思伯
享建首善風四方罔不丕式彝訓越再歲吏部尙書洪

四明文徵 卷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薰以敷文閣學士來牧四方秋舍奠於學顧瞻禮殿
梁桷彫剝喟然曰大哉聖人之道於穆不已惠我無疆
矧東漸於海遠溯洙泗簪紱之盛儼鄒魯職在宣化弗
惟道原是崇曷克稱明詔若稽郡乘舊夫子廟肇自唐
正元四年至今四百八十餘歲矣元氣回復理若有待
明年實咸淳紀號之六年迺鳩工飭而鼎新之屬通判
府事陳君榮觀察推官汪君大有凡其事二月庚寅經
始七月庚戌告成穹棟碩楹奕奕嚴敞視昔有加焉己
未虔安用幣衿佩雲集相與端拜而議曰吾邦自慶曆

諸老淑艾後進乾淳大儒闡繹正學孝悌修於家而仁
遜興德齒尙於鄉而風俗厚理義明於心而賢才盛善
信充於己而事業顯成我者夫子也聖天子立教於上
而夫子之道益尊賢師帥迪教於下而夫子之道益彰
夫道者治之本其功與天地並世之言治者謂古道不
可以御今先政刑後教化道寢微而俗滋薄獨我公眇
觀天衷民彝之統紀急眾人之所緩可謂知本矣昔魯
僖公能修泮宮威德所被至於海邦夫子列其詩於頌
而先儒傳春秋則曰學校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

四明文徵

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廢也故不與新作南門槧書之策今公茲舉合詩春秋
之義蓋有魯侯文武之德而本之寬儉用能豐道扶教
作新數百年幾墜之緒盛德至善百世不忘也於是郡
博士沈君德初鄭君信甫請書成事於右應麟於鄭幸
得從先生者後升堂而聞金石之音入宮牆而見宗廟
之美惟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曷敢贊一詞竊嘗聞
之論語始之以君子終之以君子學者所以學爲君子
也凡我同志服膺聖訓陟降庭止昭假不違上以承天
子之休德下以篤師帥之善教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

之多士尙其懋哉公名燾於潛人端平文忠公之仲子
學問政事得於文獻之傳宅牧期年治理彬彬可紀特
書其大者以詔無斁八月望日朝散郎祕閣同修撰知
徽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王應麟撰

大成殿記

任仲高

聖天子卽位首崇學校務作養人材以備選擢德至渥
也海內士莫不感激思奮期以奉明詔惟四明古名郡
夫子廟學甲東浙壬午旣燬有損所居堂以爲殿見謂
庫隘復不以時修葺凜乎其壓若至大已酉夏六月廉

四明文徵

卷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訪副使趙公宏偉慮囚實來環顧歎息上方嚮用儒術
式隆加封之典而廟祀弗稱非所以昭尊事宣教化此
固吾職與教授蘇君塏謀督租入樽用費學官輸俸諸
生輟供儒人之在籍者助有差龜吉攷度鳩匠庀工物
直相得而木石川流地效其良勞佚惟均而丁夫雲集
人盡其心郡材旣豐眾作咸秩初梓人以圖上一如公
指授毋襲前陋母移後觀崇實去浮於以示教視前高
一尋前廉之廣半旣禮行而周旋有餘地樂作而縣設
有定所匪亟匪徐有嚴有翼閭閻靜深悉尊禮制法宮

既正爰立覺字藏書有閣肄業有齋謹堂數十楹周垣數百尺棟室之橈壤瓴甃之殘缺丹堊之漫漶或易而新或因而理勿爲苟完以植永固萬目聳瞻於前列有光焉旣告成功我公莅之止祇謁薦誠用答嘉貺乃揖長老招諸生而進之曰庠序之設古今攸重非直爲觀美也盍知所以爲學乎學者合內外之道自謂開物成務而無本則非治自謂窮理盡性而無用則非學本諸心體諸身徵諸庶民堯舜行此道千載而上所以爲唐虞夫子明此道千載而下可以爲堯舜而口方策炳如

西明文徵 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日星學者所宜用力於此有閣傑然高明廣大尙友古人毋使簡編之富徒資蠹蝕也有齋廓然藏修游息相與濯磨羣居之樂適滋玩愒也有堂巍然正席而講環坐而聽毋爲口說之騰而耳學之淺也亦是得其門而入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源深流長器大用宏窮而其志足以自守達而其才可以有爲忠信之行漸被鄉閭詩書之化陶冶萬物立太平之基垂無窮之問此夫子之問道學者之事實聖朝加惠學校之至意也僉曰謹受教願刻之石以詠來學且識其顛末云公通古今知

所先後嘗有德於湖湘之民退而以道自娛樂者十年上謂是足司吾風憲者簡學以明理爲宗政事以敦化爲要蓋有本者如是是役經始至大二年十月庚申越明年三月丁未乃備先任營董之責者非一奉化州判官程時敏實竟其事以材選教授蘇君承積弛之餘以職業受知成此駿舉亦克世其家者皆不可以不紀

州學御書閣記

高 閌

今皇帝以英睿之資偶艱難之運初御大寶銳志底平逮紹興十有二年乾坤清夷世道興起是冬有紹興太

西明文徵 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以臣聞爲國子司業越明年春賜對便朝首被聖訓今日偃武修文蓋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且宣諭所以選用之意臣學術闕疏大懼不足以當師儒之任然敢不勉勵以敷休命遂奏臣昔爲太學諸生嘗獲恭覽累朝宸翰於御書閣今勅於學願陛下親御翰墨加惠多士上可其請尋命臣入侍經筵一日進講畢上從容謂臣曰聖賢之言蓋有深意朕每罷朝未嘗不觀經史子傳日書數紙漸成部帙將以次降出臣拜手稽首曰陛下聖學方日日新豈惟學者有榮耀焉願臣不肖何足以

奉天子五學之游實天下幸甚於是師臣請刊石於國
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官詔從之郡國被賜自茲始矣四
明距天朝五百里而近頻年所賜雲漢昭回焜耀海隅
而郡學棟宇未備稽古舊閣弗存守臣徐琛懼護持之
弗虔無以稱上賜官陳元裕請以養士羨餘卽舊基爲
閣而以御書鎮之議既協經始於戊辰歲之孟冬落成
於己巳歲之季春元裕又請書其事臣琛以屬臣臣歸
休於里復睹盛事不敢固辭臣聞治天下猶治一身其
文教與武備猶飲食與藥石也人不可以一日不飲食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或有病當以藥石攻之疾病既除則飲食宜復如是以
帝王之興有不得已而用武者及旣平定則必歸於文
治前聖後聖不約而同如漢光武旣取法新室以興建
武之治乃抑臧宮之請專尙柔道數引近臣講論經旨
率至夜分不以爲疲是豈忘前日之武備哉治道所歸
自宜然也恭惟聖上天錫勇智肇開中興由元師以履
帝位而天人助順戢九兵以康兆民而華夷歸仁於是
蒐舉禮文之事興太學而恢儒術復祕閣以儲遺書仁
賢勿貳坐收治功茲固不約而與光武同者至於留神

化本猶以至德要道爲未廣首書孝經以及六經論語
孟子以至史傳開視羣目茲見宸心不遑暇逸雖玩意
翰墨必取聖賢格言以動化天下是又豈光武之所能
及哉臣愚不佞獲如興學賜書之本末敢拜手稽首以
不腆之文託名爲不朽榮紹興十九年五月戊午朔臣
謹記

重建九經堂記

高 閌

惟我藝祖始受天命紀元建隆吳錢越王俶首奉表修
臣職旣又以其弟億假守浙東之四明郡積十有二年

四明文徵 卷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未有職司於王室遂爲之請命於天子有詔飭有司加
優禮升其州爲節鎮寵以奉國軍號冊命億爲節度使
以顯異之於是四明始知有天王之命按舊圖具牒其
瀕海狃於霸政前此聲教未被固非有鄒魯儒風晉鄭
人物著見於世逮太宗朝諸所僭僞悉歸輿地車書旣
同乃改元淳化詔頒國子監九經於新附諸郡而四明
又始被天朝之賜時守臣陳公充喜於王化思有以鐸
勤斯民爰卜勝地得高榭於子城東北隅乃錢公億所
創以追勝游者俾葺新之鎮以賜書名曰九經堂以風

示千里其稱述帝德歸美報上有石刻存焉郡人知尊經術談王道實始於茲而爲政者又有以鼓舞感發之未幾風移俗易雍雍然詩書禮樂之邦信乎一變至於道自時厥後襲衣裳吟典籍少而習之長而安之自謂稟性固然殆不知帝力之所自也歷年多堂宇且敝嗣而葺之者閒亦有人唯元祐五年太守李公開盡革其故而鼎新之上以彰睿化下以勸學者其規模壯麗多見於辭人之賦閱四十年不幸悉焚於兵火又十有九年更十有四政猶未能復士類每歎息於斯豫章徐公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輟自禁從姑試以此郡既至上體朝廷仁厚寬大之意政務靜重期年而有成績暇日顧舊基而慨然曰郡有此堂事關教化久而未復豈以勞民費財耶今國家念貽謀之重務先復古如其賦不及民民不知役此何憚而不爲乃以程畫付屬吏之有幹理者曾不踰時工告訖功落成之日賓僚相與稱美而形於歌詩者又能茂明公意以接邦人於道閒歸休於里獲登新堂愧不能賦一日辱公過之屬書其事既固辭不獲辭命竊惟聖上方以柔道治天下偃干戈而修俎豆興學校而新館

閱凡稽古禮文之事率皆以次蒐舉乃者親灑宸翰立石經於太學頒墨本於天下重命有司版鏤九經以增光祖宗右文之化而四明郡庠方建大閣以藏御書則公之此舉意固有在異時此郡賢材繼興發越前輩相與從容思古念舊而推尋本朝涵養之所自來然後知是堂之復自宜特書以詔後人紹興十八年八月丙辰朔謹記

廣平書塾記

王應麟

乾道淳熙閒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

四明文徵

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陸子在撫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於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尙綱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袁楊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爲沂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淳祐中賁以易名先生有孫棫明經世其學計偕上春官屢不偶晚泊對策集英典教象山縣庠德祐初元請於郡太守謂年七十有一願掛冠歸老鄉里留置闕幕不就退而紬楹書啓迪後昆惟昔

先生嘗題戶冊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講於斯郡寮聚辨於斯先生歿門人敬事不怠肖像祠於塾乃遙追先志煥飾堂宇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說冠履翼如誦絃藹如某聞而歎曰古道庶幾復興乎古者士有常心家無殊俗八歲入小學十歲就外傳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生兩塾灑掃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修蒙養預教熏陶涵濡是以人有君子之行士之子常爲士漢唐之盛流風猶存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經生守家法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多賢然金籟之誘城南之勸識者謂誘以利祿非天爵之貴惟我國朝師道之立上接鄒魯家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父兄訓詔必是焉先其修於家者若睢陽戚氏子孫世德之久南豐曾氏稱之若墨莊劉氏自太宗時至中興忠厚雍穆之風不墜朱子纂次其家傳概舉一二言之可爲士族法今文靖之孫亦服祖訓不違若稽家有塾之誼紹衣德言弗佚前人光用保艾於家庭我有喬木殖德培之我有嘉苗種學懋之詵詵胄子在斯塾也於牆於

羹如見先哲必尊德性必求放心昏定晨省入孝出恭無非教授業講貫習復計過無非學張子序孟子說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陸氏講魯論義利之章曰學者當辨其志是訓是行服膺弗失因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百年如一日也國人稱之曰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讓將自一家始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又曰惟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文靖有焉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其懋哉是歲乙亥夏四月初吉鄞後學王某記

四明文徵 卷十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

黃翔龍

宋乾淳間鴻儒輩出以理學相倡和吾明有正獻袁公端憲沈公文靖舒公慈邑則有慈湖先生文元楊公邑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於漢董孝君而湖之名昉於先生得象山陸文安之學千里心契文安沒學者尊而祠之有象山書院至今爲東南重先生沒邑大夫士始祠於湖之濱而未有講習之地先生之道雖尊而未明嘉熙閒制閭節齋趙公與憲收祠於中址隘不可久既又祠於邑庠邑以不專奉爲慊咸淳辛

未永嘉蒙川劉公敬來帥明捐郡帑得民地於僧寺之
右負山面湖創精舍肖像而祠之以濟民莊米爲奠饗
廩士之資書院之名得與上蔡稽山齒然禮殿猶闕也
陵谷變遷浮屠氏壞之至元丁亥繡衣使者眞定侍其
君佐行部至邑問故愀然曰是不足與較也先生舊宅
遺址故在盍卽而圖之卜曰吉於是命前進士曾君漢
炎爲之長而堂樂桂君應魁主其後役始崇禮殿中嚴
祠庭後闢講堂外植門壇旁翼兩廡因其舊爲齋四曰
忠信篤敬明通公溥先聖先師咸具像設長有署正錄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序后土有祠閭庖溷皆有舍歲壬辰八月落成又度
地講堂後爲橫經度書之所來學於是者六十有一人
俱得占名數復其身先是劉公蒙川之甥始前資政殿
大學士本心先生文公爲之記今也重建又得前尙書
厚齋先生王公特大書以紀其成凡文元公心學之要
躬踐之實亦旣發其精蘊足以紹往而淑來矣鄉人懼
後來者於廢興本末之莫詳復命翔龍記其麤竊惟前
代儒先出處過化之地必建書院使學者尊慕而學其
學率由臺閭若郡邑長吏請於朝緡錢粒粟皆出縣官

下無科率旁無沮撓故力省而易成今興廢植壤遭時
方艱我道未亢外侮者桀中畔者疑觝攘謀度堂錄桂
君實身任之郡廩旣不復繼資用無所出自基而構迤
乎墜塗丹牖一是諸口之力故金穀不可以緡石計蓋
其力倍勞天幸斯文上恩寬大臺省交勸督士知名義
之實始定弗搖是役也前令尹濮君馮君顯實謀其始
而歷山富君德庸成其終二令尹通明廉政規隨一心
功賴以竟士之捐貲多而趨事勇者堂賓沈君潔其最
是皆不可以無紀昔吾聖人於道之行廢必歸之天夫

四明文徵 卷十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將興之必有慈惠之歸明智之長主張綱維其上亦
惟我同志之士相與緝熙廣於無窮文元公之道庶其
益昌乎

仇待制鄉飲酒置田記

王伯庠

西漢之末禮文散滅劉昆家居教授每春秋鄉射以素
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免首每行禮縣宰輒率
吏屬而觀之東漢之興伏湛爲人倉猝造次必於文德
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二人所遇之時所處之位雖
曰不同皆爲漢室名臣以是觀之人之能舉行古禮於

後世者非特可以化民成俗而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不苟矣二人智慮所及當兵火蕩析之後不於錢穀甲兵之事而區區於討究禮文之末急其所緩異於流俗遠矣所以終於宰輔貴極人臣者其識量深遠故也四明自昔有正歲敘拜之禮至紹興戊午而學初成始行鄉飲酒禮蓋太守仇公啓之也其後二年而公載鎮是邦酌今之宜仿古之制務從簡省上下益以爲便公躬與諸生拜跪敘飲思以清白傳家損自己之田一百有六畝歸於郡庠以爲每歲牢禮之費蓋明之學者自是歲時得舉行盛禮明長幼厚人倫敦龐和輯之化由此興起則受公之賜豈有窮也開元十八年裴耀卿爲宣州刺史率州人勸遵行禮奏樂歌之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之什言孝子相戒以養之義而州之百姓或有泣者耀卿以爲人心有感不可盡誣於是奏上其事乃命每州簡在性識之民習雅聲於太常仍付琴瑟之類以爲永式今公之於四明興學校搜舉舊典可謂有意於斯矣其視耀卿爲不足多而上比伏湛劉昆可以並驅而爭先豈不懿哉是不可不書以告後人因以田之廣

四明文徵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狹四至刊之石而使異日謹守之郡人欲僕書之故不敢已紹興十一年正月記

州學序拜田記

王伯庠

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士釋菜序拜於郡庠禮也明之爲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於胡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始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祕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趨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老倚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澡濯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

四明文徵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爲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凌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汲汲於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閒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慈谿縣修縣門記

馮 觀

書載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四明文徵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愛莫如父子以家而傳非期一世止也其堂構之難若此彼公廡之居不過三歲一去職則前人之底法其肯堂而構者十常無一二豈其自負不肯規隨以躡其後哉蓋土木之設不費於公則擾於民法固弗許也昧率以此慮患而不敢作姑補弊塗罅以爲苟完計非才力有餘慨然自足以興建詎能無擾費之患慈谿有邑久矣自泉南崔公熙易新正寢之堂逮莆陽方公巨川銳意一新屬引嫌而去民惜基構之成有不竟者請終之公辭以遲來者余嘗紀其言以刻諸石後更權攝數

易未暇調而來者正席未煖部使者聞會稽黃公濤仕以才著請辟於朝卽被命而上曾不拘格於銓部實宣和改元八月朔也公既視事私不受謁姦不容匿問民所疾苦得吏之昔所盜取於民者盡追以償之民不願復獨願以終吾方公所遲乎來者之意公於是出金於野而有材者願售募役於農而有力者願從築而拓之往往出於方公所基之外倏修外門增修廊舍以左右之卽其欄楹以爲步廡廊舍之後復置支室合二十有四楹左以奉五土之神右以列五卿之司文從諸吏出而居之惟典刑常平暨夫摘山煮海之職仍處其中蓋讞議之密貨泉之聚尤所重也鳩工於明年正月己酉越二月己亥告休而落成其程功計日不愆於素也如此大抵民旣我信吏不能欺故令必行而事易以集不待吾戶列而人戒之君子於是樂公之能繼非直美夫輪奐以壯吾邑之聽斷地也有過而問焉於以知公之才強且明也或謂徙諸司於門中之外吏得以自便公不得見而知也公獨笑曰古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中門之外猶在吾域中乃懸千金於門而戒之敢有私而出

四明文徵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給以賞其告者羣吏之家有至急難無敢越諸閭必也朝入而莫出閒有訟者入與吏俱曾日未昃而典直決矣以故庭無留訟鄉無橫侈或不得已而呼道之止揭姓名於此悉如期而至不徒掛牆壁而已然則斯門之設豈特限吏之出入哉嗟乎自元祐初迄今三十有餘年所歷令尹多矣其基構而成就之必待乎三公何其難也雖然前乎方公何其遠後乎方公何其近彼孰奪而去此孰挽而來固有數焉存乎其間得非天佑吾邑俾數至是而通不然何前人下車未幾不待次而舉耶

四明文徵 卷十

王應麟 約圖刊本

自茲以往公之所以利吾邑與夫邑人之所以望公者未敢以逆數則斯門之成宜未足爲公道然未幾而報政則擢而進用之其所以設施於天下必有大於此者率自今始邑人馮輓每造公之門而登其堂故審知其始末乃敘而爲之記

奉化重修縣治記

王應麟

越之東境爲鄞漢屬會稽唐合鄞於鄞開元中州以四明山名始建縣曰奉化其地則漢之鄞也古鄞城在焉鄞有大里黃公列於四皓卓乎千載人物之冠冕先賢

流風所被其俗純如其士份如在九域志是爲望縣迪簡墨綬長吏保綏受命民非才足以撥煩廉足以砥俗仁足以摩撫疲瘵不輕以百里界也縣治燬於丙子師旅饑饉相仍道馳蒿萊黎民困頓令長迫期會急繭絲慮弗及遠王尹宗信僅克勑廳事三楹李尹天益纔繕吏舍襄賁丁君濟宰茲邑維武城之室單父之堂所以疏視淪聽清應物之原若昔董安于治晉陽一牆一柱猶不苟匪賁輪奐以爲華壯棟宇以自奉也爰契我龜經之營之任城王君澤爲丞比善協志而新是謀邑士

四明文徵 卷十

王應麟 約圖刊本

大夫咸勸趨之庶工丕作民不知勞始事辛卯之冬考成壬辰之秋丁君以書來曰一日必葺古有明訓百堵皆興詩人詠焉廳事東西吾名以節愛清安兩廡翼焉吾名以一清四畏堂曰得初以息以燕亭曰清斯有沼有荷挹爽西山扁以高淸殖殖其楹轍轍其門胥史攸處下逮園扉粲然一新曷敢視官舍如蓬傳而怠厥事願諗後之人俾勿壞余病耄不能文嘗謂君子爲政其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子程子之視民如傷子張子之訓民善俗以一邑爲天

下之式其本焉在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巖谷深窈欲其
疾痛必聞如接几席胥徒囂悍欲其隱微必察如在戶
庭堂上之一笑嚬堂下之萬休戚係焉若保赤子心誠
求之推是心達於政蒲密中牟之化可復也詩曰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然則居此室可不敬與聞丁公律已守
公愛民東東日莅庠序惠訓不佞多士訢訢誦子產之
誨我子弟是能知本矣耆壽俊髦相與言曰茲不可以
不書乃不敢固辭書其事詔永久用勉夫字民者至元
二十九年八月前進士王應麟記

西明文徵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化州重修公宇記

陳觀

奉化於明爲望山海風物之殊衣冠閥閱之盛自爲縣
時前人紀述備矣然土瘠而民儉食於耕地阻而四方
不甚通於貨治者雖爲其難而亦存乎其人比年歲數
登進爲州官吏品秩以次俱升獨莅事所因循猶舊
歲久漸弗支皇慶壬子達魯花赤木八刺公之來顧而
歎曰縣之爲州雖征賦所不增土地所不闢而今之視
昔難以概論司存不壯麗難以示觀瞻旣而耆年士民
不謀同辭乃審諸同僚上之統府上下胥悅鳩堅蒐良

凡木植之可致者必厚直以市屋廬之願售者必倍價
以償工匠之勞夫丁之募皆日有給始於癸丑三月爲
廳爲軒爲佐幕爲賓榮畫諾有堂晏息有室不日皆成
譙門更廡犴狴垣墉次第且舉體制宏敞輪奐翬飛儼
然千里之郡矣邦人欲頌公之德紀公之績舍儒者其
誰與余不獲辭竊謂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事有非
一朝一夕之可集亦非一手一足之能爲其事豈易惟
公於民得之也有素使之也有道平時律已嚴持心恕
牘不輕署卒不輒發不施鞭而賦自辦不假筆而辭自
服兩造在庭事輕者釋之以理使不戾其和氣重者得
其情而勿喜凡此皆所以作其遜讓之風道其君子長
者之歸故是役也人之趨之如子弟之從其父兄聞者
樂於勸役者忘其勞猗歟美哉今之仕也耳目聰明不
能周於簿書期會何暇他及亦有苟焉歲月視爲傳舍
不能一日葺寧有不愧於公若公之材試於一州者特
出其緒餘吾知其去是而黼黻帝室柱石明堂有非此
邦之士民所得私者矣同寅協恭實相斯舉敬書於石
前進士陳觀記

西明文徵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樓 鏞

郡縣丞雖不得侔然位高而偪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
余頃贅倅丹邱問於故給事吳公芾公曰吾嘗三爲之
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於材不材
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慶元於今爲輔郡貳車有三
分東西南廳而南爲勝城中一湖最爲絕境公字據其
陽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爲榷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
橋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童建紅蓮閣於前運
使楊公大興廳祀然二廳皆有題名獨此闕焉今董君
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爲參議官同寮頗久樂此邦風
土別駕車以來旣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
見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倦遂爲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
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爲名臣家法流
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淳熙
初魏王易鎮罷倅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
後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樓 鏞

四明爲東南大邦海市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麗日本

四明文徵 卷十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爲控扼要地始置沿海制

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

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徵徽

猷閣待置仇公念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

年二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滿

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

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於是張君大年始爲之五

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

倦游念歸遂仕於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侯一日謂鏞

四明文徵 卷十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爲之參佐敢

怠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

嘗爲是官矣子爲我記之侯嘗爲鵝城濠梁二守有能

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嘗造其公

宇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

臨事類苟不識者多稱其賢鏞旣與侯游又因得以不

肖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烏磯驛記

鄞江盤互百里東極於海自西埭而南支分股裂橫貫